



第五届副刊好头条征文

●安徽法治报社 主办 ●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法院 协办

此黄山非彼黄山，乃当涂小黄山也。小黄山在当涂城北5里处，临近长江，古时江水盛大时可直流山脚下，故又名黄江山。小黄山还叫浮丘山，相传仙人浮丘公曾于此山林之间牧鸡。民间流传着黎明（鸡鸣三遍）之前，匆忙造成黄山塔的传说。是浮丘公本人，还是与他打赌的神仙？居然记不清楚了。一时也无从稽考，只得暂且放下。

小黄山确实小，周围2公里许，高不过70米，山体呈初月形，远看貌不惊人。可它又是不寻常的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那矗立山顶的黄山塔，原为刘裕代晋称帝时所建的八丈佛塔。但现塔并不是原塔，现塔于原址仿建于隋唐时期，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是当涂三塔之中，年代最悠久也最显破旧的，且塔身微微倾斜。经过多次修补，大体保持着原貌。现在它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黄山塔高23米，造型独特，八面五层，下粗上细，逐层收减，和谐匀称。中空有台阶，每层有4门洞，可拾级而上，逐层观景，直至塔顶，耸入蓝天白云。当年李白途经黄山送族弟诗云：“送君登黄山，长啸倚天梯。”此天梯即黄山塔，倒也形象逼真。

让小黄山千百年来享有盛名的，还有山上的凌歊台。凌歊台始建于南朝武帝时期，高五尺，为刘宋皇帝的避暑行宫，后孝武帝再筑别馆，规制进一步扩大。当时及后代有诗人盛赞：“宋祖凌歊乐未回，三千歌舞宿层台”“宋家天子游南国，红粉三千百尺台”，可见当年的盛况。到了唐代，李白作《姑孰十咏·凌歊台》：“明”望登台台，台高极人目。叠嶂列远空，杂花间平陆。闲云入窗隙，野翠生松竹。欲览碑上文，苔侵岂堪读。”可以看出，尚有歌台馆舍窗牖遗存。至唐宋时期，“凌歊夕照”成为姑孰八景之一。明清时期，尚存部分遗址。如今已踪迹全无，难觅一砖一瓦，千年岁月拂去了一切痕迹。

黄山塔和凌歊台，都与刘裕有关系。刘裕何许人也？他是东晋与南朝时期最强猛人，一代战神皇帝，是南朝二十四帝中“唯一值得肯定的君主”（鲁迅语）。南宋·辛弃疾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中，“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”见证了刘裕的高光时刻。

刘裕（363—422年），字德舆，小名寄奴，祖籍彭城（今

徐州市），为刘邦之弟刘交的22世孙，汉皇宗亲，祖上显贵。刘裕出生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（今镇江市）的小吏之家，其时家境已败落。他刚出生母亲即病亡，父亲办完丧事再无力请乳母，一度想将他抛弃野外。幸得姨母等悉心照料，得以存活下来，其小名寄奴，可见一斑。10来岁时厄运再次降临，父亲抛下他和两个弟弟也病亡了，由继母拉扯兄弟三人艰难度日。一家人靠砍柴、种田、打渔、卖草鞋为生，饥寒穷苦，尝遍了生活的辛酸与世态的炎凉。好不容易成家后，刘裕又因赌博而倾家荡产，被债主捆绑鞭打，受到邻里乡人的耻笑。可以说，35岁前的刘裕，那一个凄苦黯淡，无以言表。可是刘裕又是不寻常的，艰难困苦反而磨砺了他，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。史载刘裕“雄杰有大度，身高七尺六寸，风骨奇伟，不拘小节”。后遇宰相王导之孙王谧，惊其神貌，认定日后必为一代英雄，于是结为好友，时常相助，曾帮其还债救命。

约公元397年，输光仅有的家产，流落街头无处安身的刘裕，一蹶加入东晋北府军，开启了他神奇的军旅生涯。因常年砍柴种田干体力活，刘裕体格强健、膂力过人，很快在军营中脱颖而出，受到长官的重视。因骁勇善战、屡立战功不断升迁，成为北府军的年轻将领。刘裕曾率几十人与敌千人血战，挥舞长刀，经久不败，成为以一当百的英雄豪杰；又善用奇谋，常绝处逢生，以少胜多，逐渐威名远扬。399年，刘裕加入一代名将刘牢之麾下，成为其得力干将。

公元404年2月，刘裕首举义兵，讨伐篡晋桓玄，复兴晋室，功勋卓著。之后陆续灭西蜀，南燕，亡后秦，统一南方，又收复北方大片土地，洛阳、长安也相继光复，声势浩大，居功至伟。

小寄奴成长为大将军、宋王，直至宋武帝，其逆袭人生，实在是惊天的励志传奇。

东晋几个金戈铁马的猛人，刘裕第一，桓温第二，刘牢之第三。

刘裕的北伐，声势浩大，且战果辉煌，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成功的北伐，仅次于后来朱元璋北伐蒙元，统一中国。

刘裕军事才能卓越，是罕见的战神级的君王。他集勇战，谋战于一身，既勇猛顽强，又善用奇谋，以少胜多，

是不世出的军事家，可惜其著作《兵法要略》已散佚无存。

刘裕作为政治家也是杰出的。称帝在位期间，吸取前朝教训，加强集权，抑制豪强，重用寒门，兴办教育，关注民生，废除苛法，奠定了南朝“寒人掌机要”政治格局，打破了魏晋两百年来门的门阀世袭制，促进了社会人才的良性循环。可惜刘裕在位只有两年，宏图尚未大展，但他的治国方略为后世“元嘉之治”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赞他为“定乱代兴之君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战神刘裕对抚养自己长大的继母侍奉至孝，哪怕登基后也天天向母后问安，给天下人作出了极好的榜样。

是人就有缺点，刘裕也不例外。作为一代雄主，在刚刚收复长安的大好形势下，公元420年急于回建康称帝（也许他预感自己时日不多了？），而疏于对政权的巩固，致使长安得而复失。以后南朝历代再也不曾收复，留下永远的遗憾。自公元404年讨灭桓玄，十六年之间，灭五国，诛六帝，屠尽司马氏家族，功过是非该如何评说？

称帝后的刘裕，政治上一展宏图，生活上也尽享荣华富贵。京师建康自不必说，在京畿门户姑孰（今当涂），建黄山塔以阻王气北侵（据说姑孰山水王气太重），筑凌歊台以盛夏避暑、观赏歌舞。不愿意上龙山、白红山重踏桓温玄足迹，但还是仿效他们移镇姑孰，从长江上游监控建康的老传统，大约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。

只可惜天不假年，成就了南朝最大疆域，亦忠亦孝，亦仁亦暴的宋武帝，59岁驾崩。后世虽然也出现过“元嘉之治”，努力演绎着凌歊台上的盛世繁华，但还是逃不脱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魔咒，刘宋延国祚59年后被萧齐取代，历史进入了“争篡与相附”的混乱恐怖时代。

之后的黄山塔与凌歊台，就成了前朝遗址，再没有“三千歌舞宿层台”的繁华与宏丽，唯有黄山塔下的滔滔江水、“凌歊夕照”的残阳余晖，让李白、黄庭坚、李之仪、陆游、顾炎武等后人吟诗凭吊，感慨不已。

1949年后，黄山塔有过多次维护、修葺。近年来，当涂县政府投资打造小黄山公园，山下是一条橙色环形健身跑道，山中多条登山石阶小径，各种花草树木巧妙布设，还建造了极目亭、怀古台、誓清堂等景点，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能再现“凌歊夕照”的独特美景。



诗与画

蓝天如幕，澄澈而辽远
杏花初绽，似繁星落满枝间
粉白的花瓣轻触微风的指尖
每一朵都藏着春的语言

细枝蜿蜒，勾勒岁月的弧线
花苞微颤，似梦在悄悄舒展
阳光倾洒，晕染温柔的暖
杏花浅笑，醉了时光的流转

杏花谣

□有梦 文/图

鸟儿遗落几声婉转
为这美景添一抹灵动的弦

袅袅花香飘向云的彼岸
唤醒心底沉睡的浪漫

在杏花的光影里徘徊流连，
任思绪飘远，似蝶舞翩跹。
这一隅天地，诗意在弥漫，
杏花的故事，在春日里续演。
看那花瓣飘落，如雪花轻旋，
洒下的，是无尽的眷恋。

酒泉的月光

□陈严法

去年中秋时节，穿越苍凉的旷野，去结识一座西部古城，去赏一轮光照古今的酒泉圆月。酒泉面积很大，有19.2万平方公里，人口不多，只有105万。酒泉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，紧靠嘉峪关，打通西域前，这片土地主要居住着乌孙、月氏、匈奴等民族，连接着中原与西域，是古代河西走廊四郡之一。

说到酒泉地名的来历，不得不提到西汉时期的霍将军。公元前121年，霍去病率领着西汉骑兵出征陇西，击败匈奴，取得河西大捷，汉武帝大喜，赐霍去病御酒犒劳。但霍去病想到功在全军，而身处他乡，遇到家乡的朋友，于是就倾酒入泉，与将士共饮，自此便有了“酒泉”一名。李白曾赋诗一首：“天若不爱酒，天应无酒仙。地若不爱酒，地应无酒泉。”酒泉这一泓千年不断的泉水，正是酒泉大地绵延不断的历史和文化根脉。

到酒泉当天是中秋节，在酒泉工作的安徽老乡十分客气，让我们中秋之夜在酒泉相聚。他们有从部队转业留在酒泉工作的，有从内地到西部创业的，有大学分配到酒泉的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、坚韧为西部建功立业，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亮色。虽然酒泉的中秋之夜下着小雨，月亮躲藏在云的后面，我没有中秋赏月的遗憾和惆怅，因为有一轮明月在心中。看到一群热情好客、充满朝气的老乡，体悟他乡遇老乡的快乐和愉悦，我想到如果是晴朗的中秋之夜，大漠酒泉的月亮该是多大、多么圆。

身处异地他乡，常常会让人把月亮和乡愁联在一起。



清明

□吴明亮

思念被悠悠月书写成清明
清明在二十四节气的缝隙里悲伤
融入血浓于水的亲情
它镌刻在芸芸众生道德的丰碑上
弥漫于雨纷纷千年
在中华文明史上熠熠闪光
翻飞的纸钱是承载思念的千纸鹤
是思念到达天国的旧船票
召唤魂归风悲凉
那是先人对活着的人的祝福

隆起的家莹一如万种闲愁
孤独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
和历史的霜冷长河
蓬蒿蔓延着岁月的年轮
在烟雾缭绕里艰难转身
炮竹声承载思绪万千
清明不约
岁岁年年而至
岁华虚度
还会在千年后上演吗

青春的集结

□李东生

那天，无为县军人接待站，风柔和，天高朗，新鲜的空气散发些许花草的清香，房檐的露水在晨曦中晶莹透亮。我们100名“北京武警”在这里集结。清一色的橄榄绿，肩挨着肩盘坐在水泥地上，等待着出发的哨响。

人群中，我看见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，流露出或倔强，或懵懂，或青涩，或深沉，或坚毅的神情，但不管怎样，每个人的眼神里，总能觅到青春的奋发，家国的深情，使命的召唤，感受到血脉里涌动的忠诚和筑梦军营的理想。

我们像一百株新移栽的小树，背包带扎着的布鞋藏着挺拔的力量，崭新的军装领口在东张西望中磨得呼哧呼哧像树叶在风中交响。有个瘦高个儿用指节蹭了蹭头上的帽子，弄斜的帽檐露出几分调皮几分“潇洒”。

忽然，队伍前面传来“起立——”“向右看齐！”“向前看——”带兵干部的口令划过嘈杂，惊起瓦檐上的麻雀呼啦啦从头顶飞向远方，似乎在为我们壮行鼓掌。带兵干部的口令，带着中原人的音质，远远听起来虽然不是那么清晰、准确，但洪亮有力中透着一种阳刚之气、威武之气、浩然之气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总觉得那是我听到最好的口令。

口令就是命令。我们笨拙地敲响解放鞋，脚步叠着脚步，手上的箱包、肩上的背包、挎包，一起把晨风踏成鼓点。四周围、角落里，有人红了眼眶，可极少有人回头——胸前大红花沉甸甸地坠着，那是对首都

枯藤的声音

□丁杏子

春分前后，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。趁着妻陪孩子在莲花湖边欣赏纸鸢的空隙，我特意拐进附近的母校。门卫大哥正捧着手机刷视频，听说我是三十年前的毕业生，眯眼笑道：“回来看看好哇，学校布局风格都没变呢。”

沿着青灰沥青路缓行，四周安静得很，微风里似乎浮动着一摆摆书本的纸香。科技楼前的少女雕像仍托着石膏书本，裙裾上不知被哪届学生系了褪色的红丝带。路两旁的棵棵百年古树还在，落光了叶子的枝条交错地伸向天空。绕过正在浇筑混凝土的宿舍工地，忽然有细碎的爆裂声穿透施工噪音——那声音像是某种神秘的召唤，引我走向操场东侧的藤廊。

走近才发觉异样。藤条像凝固的墨迹悬在架顶，这时节，还没有冒出绒绒芽苞。廊下散落着些许干瘪豆荚。突然“啪”的一声自头顶炸开，惊得我后退半步。仰头望去，一枚深褐荚果正裂成两半，黑玉似的籽实坠下来，在塑胶跑道上蹦跳。这让我想起教室后窗的铜风铃，总在晚自习起风时，将数学老师的讲解撞碎成叮叮当当的月光。

“当心咯！”弯腰去捡时，身后传来沙沙的扫地声。一位老校工握着长长的竹扫帚过来，“今年倒春寒厉害，藤子以为还在冬天，急着甩籽呢。”他袖口沾着一些碎叶，“操场都是塑胶跑道，籽落下去没地方生根。”我特意查看了紫藤架两边，六棵粗壮的藤根驻扎在地里，围绕在粗壮的根周围有无数根细细的藤从地面蔓延到架顶上。心想，还是有一些籽儿落到了泥土里，不服输儿